



2016 中国年度作品 短篇小说

付秀莹 主编

现代年选 在场者的选择

黄咏梅《带你飞》

王祥夫《地下眼》

艾玛《跟马德说再见》

陈世旭《欢笑夏侯》

徐则臣《莫尔道嘎》

韩少功《枪手》

范小青《谁在我的镜子里》

咪咕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2016 中国年度作品 短篇小说

付秀莹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6中国年度作品. 短篇小说 / 付秀莹主编.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43-5440-9

I. ①2… II. ①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5661号

2016中国年度作品. 短篇小说

主 编：付秀莹

策划编辑：庞俭克

责任编辑：申 晶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0.75

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5440-9

定 价：3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短篇小说是一道闪电

——2016 小说年选序言

付秀莹

写这篇序的时候，即将立冬。京城雾霾，一派萧瑟寒冷的景象。冬天果然要来了。时序转换，原是这样的匆促。窗外寒烟千里，书房里却温暖明亮。这些短篇小说，在 2016 年的天空璀璨绽放，穿过俗世的扰扰红尘，照亮了人间。

短篇小说大约是艺术难度最高的一种文体吧。正因为它的短，才显出了它的难。在有限的篇幅里闪转腾挪，不容许你犯错，也绝不给你改正的机会。好像是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跳舞，稍有不慎，便有坠落或者摔倒的危险。然而，短篇小说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吧。刺激的，冒险的，富有挑战性，往返于毁灭与新生之间。在人性的边界上小心翼翼地行走，有多么惊险，就有多么惊艳。那一种隐秘的快乐，是对小说家写作艰辛的补偿。

小说家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看似不动声色，却往往在不经意间忽然亮出刀子，迅速切开一个生活的横断面，指给你看。这横断面上有生活的肌理，有人心的秘密，有灵魂飞过的隐约的痕迹。短篇小说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横断面。它不屑于给你呈现完整，它只肯给你一些蛛丝马迹，貌似漫不经心，却有很深的用心。有时候，透过那些横断面，我们仿佛看到了生活的森林，林中的小路，鸟鸣，斑驳的日光的影子。浩瀚的人心的森林，还有遥远处，那些森林之外的特立独行的树木。

当下的很多短篇小说令人不满意，或许是因为写得过于像小说了。起承转合，前因后果，必得一一交代，不敢有半点懈怠和疏忽。作者显然低估了

读者的智商情商，也低估了短篇小说的能量。好的短篇小说，都隐藏了一个巨大的沉默的空间，因为沉默，才发出了更喧哗的声响。这个沉默的空间，正是小说的审美奥秘所在。迷人的，丰富的，复杂的，一言难以道尽，却令人有万千话语要说。这样的短篇小说，不清晰，不明确，不武断，不粗暴，有点迟疑不决，有点似是而非，有点吞吞吐吐，有点闪烁其词。在有限的篇幅里，能叫人流连不已，反复琢磨，最后一声叹息，半晌不语。

这本年选收入的小说，应该是2016年度的短篇佳作。题材丰富，风格各异，代表了本年度短篇小说所应该抵达的艺术水准，呈现出2016年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这些短篇小说，仿佛一道道闪电，短促，却耀眼，照亮了我们的人生，也照亮了我们的世界。

是为序。

2016年11月5日

秋寒

目 录

小 心	刘庆邦 (1)
老 鬼	黄孝阳 (12)
喜盈门	盛可以 (17)
爱从结束开始	邢庆杰 (39)
带你飞	黄咏梅 (53)
地下眼	王祥夫 (66)
电影放映员	李云雷 (76)
分别少收和多给了十块钱	曹 寇 (87)
跟马德说再见	艾 玛 (94)
欢笑夏侯	陈世旭 (106)
江上明灯	叶兆言 (125)
酒徒行传	东 君 (136)
看电视	李延青 (148)
烈日, 亲戚	吕 新 (160)
慢慢讲述	武 歆 (174)
莫尔道嘎	徐则臣 (181)
你可以做无数道小菜, 也可以只做一道大菜	邓一光 (191)
瓶装女人	李宏伟 (204)
枪 手	韩少功 (213)
上汤子	杨少衡 (225)
石国的妖	黄土路 (237)
谁在我的镜子里	范小青 (243)

私了·····	东西 (255)
送别·····	乔叶 (264)
西凉·····	斯继东 (278)
雪花禅·····	叶弥 (292)
有些事必须说清楚·····	陈再见 (303)
你为什么不来天堂看一看·····	哲贵 (313)
附录·····	(325)

小 心

刘庆邦^①

树发芽，水发浑，鸡发瘟，人发疟子。这地方，人得了疟疾病，都说成是发疟子。他哆嗦啥哩？他正发疟子哩。发疟子不是什么大病，很普通，也很普遍。好比人人都免不了被蚊子叮咬，到了夏天和秋天，人们也会发上一遍到两遍疟子，大人小孩都躲不过去。人好好的，为什么会发疟子呢？由来已久的说法是，因为疟子鬼附在人的身体上了。既然是偏僻之地，各种鬼魅历来很多，水鬼、吊死鬼、大烟鬼、饿死鬼、屈死鬼、秃头鬼、麻脸鬼等等，数不胜数。疟子鬼应该是种类繁多的鬼中之一吧。据说鬼是由人变成的，可人一旦变成了鬼，人对鬼毫无办法。疟子鬼一旦上了身，人只能干熬着，熬个三四天，或五六天，等把疟子鬼熬得厌烦了，疟子鬼觉得老待在你身上没趣味了，才会离你而去，去寻找新的依附对象。疟子鬼一转移，你的病就好了。

有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叫小心，发疟子轮到了他头上。季节到了秋天，高粱红了，谷子黄了，棉花白了，家里人都到地里干活儿去了，或到学校上学去了，只有小心一个人，趴在堂屋的门槛上，等候疟子鬼的到来。发疟子是周期性的，一般来说，疟子一天发一遍，每天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仿佛发疟子的人与疟子鬼有定时定点的约会，时间一到，疟子鬼就会找

① 刘庆邦 著有长篇小说《断层》等7部，中短篇小说集《走窑汉》等30余种。获鲁迅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等。现为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上门来。小心发疟子的时间是半下午，前两天他已经发了两遍了，今天再发就是第三遍。小心对疟子鬼好像并不是很害怕，他说：疟子鬼，你来吧！疟子鬼，你怎么还不来呢？要来就早点来，磨磨蹭蹭的干什么！

小心家的门槛比较高，恐怕超过了一尺。小心跪在门槛里侧，两个胳膊窝将将跨在门槛上。据说疟子鬼是隐身的，来无踪，去无影，小心看不见疟子鬼。他往天上看了看，天很蓝，天空飘着几朵云彩。云彩像撕薄的棉花朵子一样，薄得把蓝色的底子都透了出来。一只孤雁伸着脖子往南飞，飞着飞着，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儿。再飞着飞着，连黑点儿也看不见了。阳光黄黄的，照在小心的脸上，小心觉得自己的脸也有些黄。他伸手在左边的脸上摸了一下，又在右边的脸上摸了一下，再看看自己的手，手上一点儿都不红，真的有些黄，好像脸上的黄真的沾到了自己手上。他往门前的石榴树上看了看，见打着坠儿的石榴之间，来了不少麻雀。麻雀不是喜鹊，喜鹊吃石榴，麻雀不吃石榴。麻雀们只是看着石榴，叽叽喳喳，像是集体在对某个石榴评头论足。麻雀们发表评论时声音并不是很大，可能因为院子里太静了，使麻雀的声音显得有些喧哗。而麻雀越是喧哗，空阔的大院子里越是显得寂静。是呀，大院子里住着好几户人家，每户人家都有好几口大人孩子，这会儿他们都出去了，只有他一个人在等疟子鬼。说心里话，他也不想等疟子鬼，可疟子鬼非要来，小心，他，有什么办法呢！

不知什么东西惊动了麻雀，麻雀们哄地一下子飞走了。麻雀飞走时，蹬得细碎的石榴叶子纷纷落了下来。小心也惊了一下，是不是疟子鬼已经来了，他看不见疟子鬼，或许麻雀看得见。然而只过了一小会儿，麻雀们又飞了回来，继续聚集在多枝多丫的石榴树上开展讨论。小心看了看麻雀，不知不觉间把麻雀和疟子鬼拉扯到了一起，说不定这些麻雀正是疟子鬼变成的，它们凑在一起，正商量附在哪些人身上。等它们商量好了，意见达成一致，就分头行动，让它们选定的人发疟子。这样一拉扯，小心越看麻雀的样子越像疟子鬼。麻雀眼尖嘴尖、鬼头鬼脑，一看就不像正经东西。麻雀腿上长毛，嘴上长毛，麻麻杂杂，是男是女都分不清。特别是麻雀说话的腔调，有舌头没有牙，谁都听不懂，这不是疟子鬼的做派是什么！这不行，就算疟子鬼开会，也不能在他家的石榴树上开，要开到别的地方开去，他得把疟子鬼赶走，统统赶走！

小心的设想，是取来一根高粱秆子，高高举起，向石榴树上打去。但设想归设想，要把设想付诸行动不是那么容易。小心是个身有残疾的孩子，六

岁多了还不会走路。像他这么大的男孩子，人家早就跑起来像兔子，转起来像陀螺，可他别说走了，连站都站不起来。他得的是佝偻病，也就是乡下所说的软骨病。这种病导致他的身体有三细：细胳膊，细腿，细脖子；两大：大头，大肚子；还有前鸡胸，后驼背。不能站立行走怎么办呢？他的办法是坐在地上，两手撑地，一点儿一点儿往前挪。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只旱船，把两只手当成两支桨，用“桨”的划动，带动“旱船”前行。

行动开始，他把肚子担在门槛上，头往下压，将重心前移。这时他的大头像是秤砣，腿杆子像是秤杆，“秤砣”往前一移，“秤杆”就翘了起来。他借力让“秤杆”越过门槛，顺势一翻，整个身子就从门槛里面翻到了门槛外面。然而，小心的行动没能继续下去，或者说他还未及取来高粱杆子把疟子鬼赶走，疟子鬼已提前一步赶到，将他紧紧抱住。和前两次一样，疟子鬼这次登门，还是给他带来了两样礼物，一样是冰，一样是火。一得到冰，小心像被人在寒冬里兜头浇了一桶冰水，全身立时哆嗦起来。他的骨头似乎越哆嗦越软，软得像下进锅里的粉条一样。没有变软的是他的牙齿，上下牙齿因哆嗦而互相磕碰，发出坚硬、清脆的声音。小心不愿听牙齿打架的声音，他把牙齿咬住了。咬住牙齿后，果然没有了牙齿打架的声音，连身上的哆嗦也停止了。可好景不长，他的牙齿稍一松懈，全身又哆嗦起来，而且比刚才哆嗦得还厉害。他想再次通过咬合牙齿把哆嗦咬住，不料不但身上的哆嗦咬不住，连牙齿的哆嗦也咬不住了。这里形容一个人哆嗦得厉害，说哆嗦得像筛糠一样。小心的哆嗦何止像筛糠，他本来就不结实的身体哆嗦得都快要散架了。小心的脸冻白冻白，恐怕比冬天的白菜帮子还白。可小心脸上极力微笑着，像是对疟子鬼说，又像是对自己说：我就是不穿棉袄，就是不盖被子，我不怕冷，把我冻成冰冰条子才好呢！哎呀，真凉快快快快……

冰后是火。一得到火，小心就由发冷变成了发烧。这里人以前发烧，没有度数概念，不是以度数高低为衡量。测试一个人是否发烧，他们是用脑袋碰脑袋，或用手摸对方的后脖梗。测试出一个人发了高烧，他们习惯性的说法常常是烧得烫皮，或者是烧得跟火炭儿一样。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人为小心测试，小心不知道自己烧到了什么程度。他在地面上看到了一只长腿细腰的大蚂蚁，想逮住蚂蚁，让蚂蚁帮他试一下。蚂蚁跑得很快，他的手指还没有捏到蚂蚁，蚂蚁已经跑远了。这时飞来一只苍蝇，落在了他的脑门上。别人都嫌弃他，这只苍蝇对他还算不错。他对苍蝇有些感激，一动都不敢动，眼睛上翻，看着苍蝇，希望苍蝇帮他测试的时间长一些。可能是因

为他的脑门儿太烫了，把苍蝇烫得有些受不了，苍蝇只停了一小会儿就飞走了。小心倒是不哆嗦了，他的脸渐渐地红起来。在平常日子，小心的脸不是白就是黄，或是青，很少有发红的时候。只有到了生病发高烧的日子，小心脸上才会有些血色。这样的红可不是好红，小心的脸一发红，他的头就晕起来，晕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灶屋旁边有一棵椿树，椿树上拴着一头黑猪。头不晕的时候，他看树是树，看猪是猪。头一晕起来，看树不是树，看猪不是猪。树变成了一块黑云彩，一飘一飘就飘上了天空。猪变成了天猪，在头顶跳来跳去。小心闭上了眼，不敢再看那些变来变去的东西。可闭上眼更可怕，脑子里出现的变形的东西不再是树和猪，而是他自己。他觉得自己忽而变成了一根鸡毛，正向无边无际的地方飘去。又觉得自己忽而变成一块石头，在向无底洞里坠落。为了证明自己还存在着，还没有死掉，他只得又睁开了眼睛。其实小心并不是很怕死，他发烧烧成这样都没有向疟子鬼屈服，他对疟子鬼说：你把我烧死拉倒，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娘多次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心，心，你死了吧！娘每次跟他商量，他都不好回答，都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之所以没有明确回答，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死。现在他好像明白一点了，发烧或许能把他烧死。失火既然能烧死兔子、烧死老鼠，发烧也能把他烧死吧。前两次发烧没能把他烧死，这一次应该能烧死吧。要是今天能把他烧死的话，娘就不用再跟他商量了，就不会再为他的今后发愁了，他就对得起娘了。想到这里，小心几乎有些欣慰。他调整一下自己的姿势，把屁股坐正，两腿顺直，身体靠在门槛上，等候死的到来。

小心还没有死成，三姐从地里回来了。三姐薅回了一大筐青草。草都是成熟的秋草，叶子厚，秧子长，富有营养。三姐把青草塞得在荆条筐的筐口披散着，连筐系子都看不见了。这些草都是为他们家的猪薅的。猪的胃口比较大，他们没有多余的粮食给猪吃，只能像喂羊一样给猪喂草。猪看见了草，急得直叫，把拴猪的铁链子挣得紧梆梆的。三姐吵猪：看把你急的，急啥急，再急杀了你！三姐把草从筐里拽出来，扔在地上。猪随即埋下头，大口大口吃起来。

小心喊了一声三姐。

不知三姐听见没有，三姐没有应声。

小心加大了声音，又喊了两声三姐。

三姐说：叫啥叫！今天发过疟子了吗？

发过了。

疟子上来的时候，你咋不去地里跑疟子哩？按当地的说法，对付疟子鬼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跟疟子鬼赛跑，把疟子鬼甩掉。

小心听出三姐是在讽刺他，他连走都不会走，哪有能力跑疟子呢？但他不能跟三姐生气，要是惹得三姐不高兴，三姐就不带他玩了。大姐二姐天天在地里干活儿，挣工分，没时间带他玩，只有三姐是个自由人，可以带他玩一玩。他说：你要是背着我跑，兴许能把疟子鬼甩掉。

人不大，你还怪会说哩！我要是背着你跑，只能算是我跑，能算你跑疟子吗！我才不背你呢，我看你就是个疟子鬼。

小心央求三姐说：你带我玩玩吧！

那不行，一筐草不够猪吃，我还要下地去薅草。

小心知道，三姐再下地，就该跟别的女孩子一块儿去玩了，不是摘酸不溜，就是逮蚂蚱。三姐说下地薅草是一个借口，目的是不愿带他玩。他说：我跟你一块儿去薅草。

能得你不轻，你要是会薅草，咱娘就不会劝你死了。咱娘劝你多少回了，你咋还不死哩！

我也想死，老天爷不叫我死咋办呢！

你不要说老天爷，我看还是你自己不想死。你要是想死的话，哪个尿窑子里死不了人呢！三姐说着，把筐里掏出来的最后一把草搞笑似的扔在猪头上，扛起空筐，只管走了。

小心这才生气了，他叫着三姐的小名说：你巴着我死，我就是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三姐不带他玩，他以手撑地，挪着屁股，挪到正吃草的猪跟前，要跟猪玩一玩。他对猪说：猪，猪，你别光顾着吃草，跟我玩一会儿嘛！

猪好像没听见小心的话一样，把长嘴埋在新鲜的草堆里，只跟草堆说话。猪的大嘴叉子变成了绿色，从猪嘴里冒出来的都是青草的烂青气。

吃，吃，就知道吃，一点儿脑子都不长，一句话都不会说，你觉得这样活着有意思吗？小心模仿三姐，抓起一把猪草，扔到猪头上去了。

猪的头甩了一下，把搭在它头上的猪草甩掉了。

小心说：你是一个新媳妇，我给你戴的是花儿，你别甩掉呀！他往长着大耳朵的猪头上又扔了一把猪草。

猪这才看了他一眼，仿佛在说：别讨厌，你没看人家正在吃饭嘛！

小心似乎看出了猪对他的不满，对猪说：我跟你闹着玩呢，你别生气呀！

这时大哥背着书包从学校回家来了，大哥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穿着黑色夹袄的左胳膊上别着一块用细白布做成的标牌，标牌上有两道红杠。平日里，小心为大哥感到骄傲，也很羡慕大哥。他也想上学，也想当一个天天向上的好学生，他知道那是不可能了，一辈子都不可能了。他只是想让大哥放学之后带他玩一玩，让大哥的同学们知道他是大哥的小弟弟。可是，在大哥看来，他大概像是一个怪物，别说让大哥带他玩了，回到家，大哥的目光似乎都对他有所躲避。在班里当干部的学生都爱面子，也许大哥最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的就是他这个小弟弟。然而，小心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他叫着大哥，大哥，请求跟大哥一块儿去玩。

大哥的样子有些出乎意料似的，说：我们去赛跑，摔跤，挑兵拿羊，你会玩什么？

是呀，他会玩什么呢？大哥说到的这些项目，他都玩不了。小心说：你们玩你们的，我在一边看你们玩。你要是玩得出汗了，需要脱下衣服的话，我给你看着衣服。

大哥像是想了一下，拿出了当班干部的样子，说我的意见，你最好还是别出去，我怕他们笑话你。他们说你像个蜗牛。

蜗牛？蜗牛小心是知道的，他见过蜗牛。在雨后的墙根上，或石榴树的树干上，他多次看见蜗牛在慢慢地爬行。蜗牛身上背着一个圆圆的壳子，小小的身子软软的，两个肉犄角短短的，每爬动一点，好像都费了牛劲。和蜗牛相比，小心觉得自己比蜗牛强多了。最起码，他的背不如蜗牛的背驼得厉害。他扶着门槛还能站起来，而且能走几步，蜗牛只能爬着蠕动，一点儿站立的能力都没有。如果他和蜗牛举行一场赛跑的话，蜗牛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不管怎么说，把他比成蜗牛是不合适的。他说：我不是蜗牛，他们才是蜗牛呢！

大哥不跟他抬杠，把书包放进屋里就走了。

他挪动着屁股在后面追大哥。大哥的好腿好脚走得快，他的屁股挪得慢，他当然追不上大哥。于是他哭起来。他不是假哭，是真哭，不仅哭得声音很大，泪水子流得也不少。他想通过他的哭感动大哥，目的还是想让大哥带他玩。让小心失望的是，他的哭没有感动大哥，大哥反而加快了脚步。大哥小跑似的走出了院子，转过一个墙角，他就看不见大哥了。小心哭得更厉害些。

大哥并没有马上走开，他贴墙站在墙角后面，等小心的哭声渐渐小了，他从墙角那里露出半个脸，用一只眼睛看了看小心，才悄悄溜走了。他的同村的同学，在场院里，或是在野地里等着他，他们总是有可玩的。因为他们的身体没有毛病，他们的天地总是广阔一些。

拴在村中一棵老槐树上的收工铃响过了好一会儿，在生产队地里干活儿的娘和大姐二姐才回到家里来。太阳落下去，做饭的风箱响起来，村子里弥漫着烧柴草的炊烟味儿。见娘进家，小心的委屈也像炊烟一样升起来，他喊着娘，娘，抱抱我！

娘说：我割了半天豆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哪有力气抱你呢！你这孩子，我看你是嫌娘死得慢哪！

娘虽然这么说，还是把镰刀挂在石榴树的树杈子上，把小心抱了起来。娘一抱起小心，小心就撒娇似的把娘的脖子抱住了。娘顺手把小心的后背摸了摸，觉得小心的背似乎驼得更厉害了，驼得凸起的骨头都有些硌手。娘问小心：你下午发烧了吗？

发了。

烧得厉害吗？

厉害。

咋个厉害法儿？

烧得我的眼都黑了。

阎王爷不嫌人瘦，疰子鬼不嫌人瘦，你咋没让疰子鬼把你领走呢！要是疰子鬼把你领走，你就变成了疰子鬼。一变成疰子鬼，你的病就好了，以后想去谁家，就去谁家，想附到谁身上，就附到谁身上，那多自在呀！

小心跟娘说了不，他说：疰子鬼不是好人，我不跟疰子鬼走。

娘叹了一口气说：我看你的罪还是没受到头啊，娘真不该生下你啊！

生产队里一年到头都有活儿，连下雪天都不停工。只有下大雨的时候，泥巴天，泥巴地，地里一踩一个水坑，队长才不敲上工铃了。这天的雨下得可真大，雨从前半夜下起，哗哗哗，哗哗哗，下到第二天下午都不带喘气的。屋檐滴水不再是滴水，变成了不断线的水帘子往下淌。屋檐下面的地上放有一只瓦盆，瓦盆早被屋檐流下来的水注满了，并从盆沿溢了出来。院子里白水混浊，像春天的水稻田一样。鸡子们尽管躲在柴草垛的垛头，它们的毛还是被雨水淋湿了，看上去瘦了不少。小心喜欢下雨天，人不歇人天歇人，天一下雨，全家人都不出去了，等于都跟他在一起，他想看见谁就能

看见谁。这天除了下雨，还是星期天，娘、大姐、二姐、三姐都在家里，大哥、二哥也在家里。除了爹不在了，家里人就全了。人说过年时团圆，下雨天全家人也可以团圆嘛！不过，当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小心也有心虚的地方，别人手上都有事干，他不知自己干点儿什么。娘在纺线，大姐二姐在纳鞋底子，三姐在拆一件旧棉裤，大哥在看书，二哥在写作业，只有他什么也不会干，在门口干坐着。也就是说，别人都是有用的人，只有他是个无用的人。猪有用，鸡有用，砖头有用，瓦块有用，他却一无用处。娘发愁的，就是他的无用。好天好地时，别人各忙各的，对他的无用不是很留意。下雨天聚到一起一对比，他的无用就显现出来。这样可不行，他还是干一点儿什么才好。因小心坐得离门口最近，门外落雨溅起的水点打在他身上，他的衣服和头发都有些潮湿。他从门后摸到一把小铲子，铲起门槛外面地上的一些泥巴，让屋檐流下来的雨水淋泥巴。把铲起的泥巴淋干净了，他再铲一些泥巴，再让雨水淋。

小心本打算这样一直玩下去，站在柴草垛头的那只公鸡，冒着雨，一路小跑着向堂屋门口跑来。看样子，公鸡要到屋里避雨。小心见状，眼睛一亮，心中一喜，总算找到了用武之地。公鸡是他家唯一的公鸡，平日里，公鸡在几只母鸡面前出尽了风头，这会儿公鸡把母鸡们撇在外面，自己想跑进屋里，没门儿。小心扬起手中的铲子，对公鸡说：站住，你要干什么？滚蛋，不许进屋！小心还说：看你这个丑样子，一点儿都不招人喜欢。

受到小心的呵斥和阻拦，公鸡没能进屋，样子有些发呆。淋湿的鸡毛贴在鸡身上，公鸡露出了两条红腿。公鸡把小心看了看，仿佛在说：咋着吔小哥，人家都看不起你，我又没说看不起你，你干吗跟我过不去呢？

在和公鸡的对比上，小心像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优势，见公鸡还在探头往屋里瞅，他把铁铲子举得更高些，说：你滚不滚？不滚我砍死你，褪你的毛，吃你的肉！

小心的声音有些大了，盖过了雨声和娘纺线的声音，娘问小心：你咋唬啥呢？

小心答：公鸡光想进屋，我不让它进屋。

人怕淋雨，鸡也怕淋雨，你咋不让它进屋避避雨呢？

小心表现得很有责任心，说：它身上都是水，一进屋就把屋里的地弄湿了。

娘夸了他，说他还怪知道操心哩。娘停下纺线，对小心说：你站起来走几步，让你的两个哥看看，你有没有一点儿进步。

有什么办法呢？小心小心着小心着，让他害怕的事还是没能躲过。小心最害怕娘让他站起来走步，娘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偏要让他站起来走步。还有，小心最害怕全家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让他在大家的注视下暴露自己的弱点。可娘盯的就是他的弱点，好像要把他的弱点一下子变成长处。小心觉出来了，娘的注意力一指向他，那么一发话，姐姐和哥哥们都停下了正干的事情，一齐看着他。一时间，小心成了全家人聚焦的一个焦点，似乎都在看他如何表现。这场面如同生产队里召开的一个斗争会，斗争对象不是地主、富农，而是他小心。这情景又如同娘把堂屋的屋当门变成了一个舞台，娘把他推到了舞台中央。堂屋的门开着，仿佛幕布已经拉开，门外哗哗的雨声，跟观众的掌声也差不多。这时的小心怎么办？他是站起来还是不站？是走步还是不走？小心没有退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按娘的要求去做。不管是“斗争”他也好，让他“表演”也好，他都不能拒绝，只能无条件接受。

小心扶着门槛站起来了。尽管他的双腿有些发抖，尽管他的腰不能挺直，他总算是站了起来。奋力站起来后，他一手扶着一个膝盖，向娘所在的方向走去。他不能向姐姐和哥哥们的身边走，只能向娘身边走，谁让他是娘生的呢！然而可叹的是，小心的腿太细了，小心的腿骨太软了，小心的身体似乎过于沉重了，如果说他的身体像一个石榴的话，他的两条腿连两根细麦秆都不如。“细麦秆”抖索着，抖索着，似乎随时都会折断。小心咬牙坚持着，坚持着，走得跌跌撞撞，最后等于跌倒在了坐在草编子上的娘的怀里。

娘把小心抱住了，说我的可怜的孩子！

抱了一会儿，娘把小心松开了，面对面看着小心的脸。实在说来，小心长得并不丑，从面相论，小心是六个孩子中长得最好看的一个。小心的脑子也不笨，要是能到学校读书的话，说不定成绩能拿第一。就因为小心的腰驼了，就把一个孩子生生给毁了。娘的意见没有改变，娘再次跟小心商量：我看你还是死了吧！娘这次说出了让小心死的理由：我要是死了，你跟着谁呢？你要是不死，只能是你两个哥的累赘。

小心这才明白了，娘之所以不想让他活着，是为他的两个哥哥着想，不想让他成为两个哥哥的累赘。他不会成为三个姐姐的累赘，因为姐姐们将来是要出嫁的。两个哥哥不会出嫁，他只能跟两个哥哥在一起。娘说的话，大哥、二哥肯定都听见了，但他们都没有说话，这表明他们对娘的意见是默许的。或许他们并没有想那么远，只能以娘的远见为主导，娘说什么就是什么。小心仍然是无话可说，死也难，不死也难。要是他答应死，可怎么才能

死呢？要是他不同意死，活下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小心已经知道了死是怎么回事。就拿今天来说吧，活着的人都可以待在家里，他只能被埋在野外的地里。别看他埋在地里，下这么大的雨他都听不见，更不要说拿起铲子玩一玩泥巴了。小心的眼里再次汪满了眼泪。小心的眼泪不是一下子汪满的，像是一点一点汪满的。他的透明的眼泪满得溜边溜沿，似乎随时都会冲破眼眶的堤坝，汹涌而下。然而小心把眼泪控制在眼眶之内，没让眼泪流下来。他有这个本事。

那只公鸡趁机跨过门槛，到了屋里。进屋后的公鸡呆呆地站着，似乎也无话可说。

公鸡过年时被杀掉了，第二年春天，娘用赊账的办法打了一群十二只小炕鸡。刚出壳的小炕鸡很小很小，还看不出哪只是公鸡哪只是母鸡。所谓小炕鸡，不是母鸡抱窝孵出来的，是人们用鸡蛋集体在炕房炕出来的。小炕鸡不知道它们的妈妈是谁，也不知道它们的爸爸是谁。这天娘下地干活前，把小炕鸡们托付给了小心，娘对小心说：这些小炕鸡可是交给你了，你把它们看好，别让长虫吞吃了，也别让老雕叼走了。

小心乐于接受这样的任务，感到了娘对他的信任。谁说他一点儿用处都没有，看来他还是可以帮家里做些事情的。小心对娘表了态，让娘只管放心，他保证一只小炕鸡都不会少。

小炕鸡在院子里散养着，院子够宽够大，小炕鸡想上哪里都可以。可小炕鸡并不分散，它们聚在一起，说向东，都向东；说向西，都向西。它们像是知道了它们都是没娘带领的孩子，兄弟姐妹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小心挪着屁股来到小炕鸡旁边，成群的小炕鸡仰着小脑袋，对小心细叫成一片，仿佛把小心当成了它们的妈妈或爸爸。小炕鸡如此可爱，让小心有些感动，别人都不需要他，看来小炕鸡还是需要他的。小心挪得离小炕鸡更近些，伸手想把其中一只小炕鸡摸一摸，小炕鸡绒团团的，摸起来一定很好玩。不料小心刚一伸手，那只小炕鸡就跑了，没让小心摸到。那只小炕鸡一跑，别的小炕鸡像是得到了某种信号，呼啦一下子全跑了。别看小炕鸡个个细腿细脚，它们跑得够快的，一下子就和小心拉开了距离。这可不行了，小心必须与小炕鸡的群体保持近距离，才能起到保护小炕鸡安全的作用，完成娘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于是，小心以手撑地，挪动着屁股，向鸡群追去。他刚接近鸡群，鸡群再次跑走。

就这样，小心像是和鸡群展开了追逐赛，鸡群跑到东，他追到东；鸡群